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二

實用編

六經類

樂

觀化第三

如漢律是有損而無益恐造化不如是也如李說
是先益而後損恐造化不如是也律曆一道也如
欲定律恐當從古今曆法從曆損益則十二律分
寸自真分寸既真恐不必專倚候氣

律呂元聲律

莆田李文利
金鈴黃積慶樂

其分寸先加後減
律管見分寸並同○鍾

三寸九

大呂

四寸五

太簇

五寸四

夾鍾

六寸三

姑洗

七寸二

仲呂

八寸一

蕤賓

九寸

林鍾

八寸四

夷則

七寸五

南呂

六寸六

無射

寸七

應鍾

四寸八

律呂正聲律

卽墨王邦直分寸先加後減

其

○黃鍾

三寸九

大呂

四寸

八寸五

太簇

五寸七

夾鍾

六寸六

姑洗

七寸五

仲呂

八寸四

蕤賓

林鍾

夷則

八寸一

南呂

七寸二

無射

六寸三

應鍾

五寸四

應鍾

測影漢四分曆

先減後加

魏景初曆

先減後加

宋應天曆

先減後加

遼大明曆

先減後加

冬至一丈二尺

一丈

三尺

一丈

三尺

一丈

二尺

一丈

三尺

大寒一丈

二尺

一丈

一尺

二丈

一尺

一丈

二尺

一丈

二尺

雨水七尺

九寸

七尺

九寸

八尺

二寸

八尺

七寸

八尺

七寸

春分五尺

五分

五尺

五分

五尺

四分

五尺

七分

穀雨三尺二寸

三尺二寸

三尺

一分

二尺

六分

小滿一尺

八分

一尺

八分

一尺

六分

一尺

九分

夏至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

一尺

四分

一尺

五分

大暑二尺

二尺

一尺

七分

一尺

九分

處暑三尺

三分

三尺

三分

三尺

一分

三尺

六分

秋分五尺五寸

五尺

五分

五尺

四分

五尺

七分

霜降八尺四寸

八尺四寸

八尺

一分

八尺

七分

小雪一丈

四寸

一丈

四寸

一丈

一分

一丈

二寸

宋皇祐曆

前四曆見冬至後逐氣皆減夏至後逐氣皆加此一曆見冬至後逐日皆減夏至後

逐日

皆加

冬至後每日舉五日以

午中晷影 測其餘

夏至後每日舉五日以

午中晷影 測其餘

初日一丈二尺八寸五分

初日一尺五寸七分

一日一丈二尺

八寸四分

一日一尺五寸七分五秒

二日一丈二尺

八寸四分

二日一尺五寸七分二十秒

三日一丈二尺

八寸三分

三日一尺五寸七分四十九秒

四日一丈二尺

八寸一分

四日一尺五寸七分八十六秒

造化消息冬至後以漸而減夏至後以漸而加試觀此五曆自見古今諸曆莫不皆然其獨舉此五曆乃舉一以例其餘見前代亦如是漢後代亦如是宋正

統亦如是

漢宋

偏統亦如是

魏

中國亦如是

漢宋

外國

亦如是

遼

皆冬至以後從損夏至以後從益與李王

諸律冬至以後從益夏至以後從損不同恐元聲管

見正聲未可爲一律準則也

擬候氣定律

前史云候氣之法置十二律管黃鍾九寸四分奇姑洗七寸一分仲呂六寸五分奇蕤賓六寸二分奇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奇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奇應鍾四寸六分奇於一密室冬

從其方位斜埋地中令上與地平以設灰竇管中以

羅穀覆其上每歲十二月各如月案

候本月則本律灰竇它律灰竇皆不飛

嘗不是顧獨疑月令有言孟冬之月已天氣上騰地

氣下降孟春之月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矣天地之

氣如必應葭管而得則當其節候未交氣應未至彼上騰下降者果屬何物豈氣應者一氣而騰降者又一氣耶夫所謂某律幾寸幾分某律幾寸幾分必無論地高平地燥濕所在距地面皆幾寸幾分方可爲某律幾寸幾分也今天下之大勢西北則處高東南則處下即撮土之區方寸之地固亦有此卑而彼則高非可以一律例論者彼按月所應氣能所在距地面皆幾寸幾分耶夫水氣也候消長即氣可知然亦有此未落而彼已消艸木氣也候榮瘁即氣可知然亦有此未彫而彼已謝何者地不同故也地有高卑

土有疏密即氣應亦宜有蚤晚先後安得此按月所
應氣東西南北皆適距地面幾寸幾分無短長耶。長
安洛陽地安見其遠可爲天地準則於此候氣能毫
髮不爽耶。造化既有升必有降必如候氣之說是天
地之氣獨有升無降耶。春分而後艸木敷榮或陽氣
已出地無餘矣。姑洗仲呂諸管將安施耶。仲呂爲四
月之律其長凡六寸五分八厘有奇安有時至四月
其陽氣猶然在地距地面尚六寸五分有奇者耶。若
陽氣當四月尚距地六寸五分然則二月三月四月
此發育萬物者果何物耶。彼謂冬至之氣距地面九

寸大寒之氣距地面八寸三分雨水之氣距地面八寸春分之氣距地面七寸四分穀雨之氣距地面七寸一分小滿之氣距地面六寸五分是每一月陽氣所升多不至七分少不過三分今四月小滿距地面而尚六寸五分有奇則夏至而後陰已漸長陽必漸消陽氣又寧有出地時豈陽氣獨當潛伏地中更不必發揚地下也耶夫冬至陽生凡冬至以後上升者必陽氣也夏至陰生凡夏至以後上升者必陰氣也麤賓五月律也今其說謂麤賓之管長六寸二分八厘此必謂夏至之氣距地面六寸二分八厘不知此距

地面六寸二分八厘者。果陰氣抑陽氣耶。若夏至所升爲陽氣。則自夏至以至大雪。亦必皆陽氣。天地間有陽。必有陰。今乃一歲十二月。獨升陽。不升陰。有是理耶。若四月小滿。距地面六寸五分八厘者。爲陽氣。而五月夏至。距地面六寸二分八厘者。爲陰氣。則是此陰氣。陽氣皆並在一區。小滿即陽氣應時而至。夏至即陰氣應時而至。吾不知其往來何道。其搏換何時。陰驟生於何鄉。陽驟散於何所。將陰入陽中。以來抑陽入陰中。以去。儻二氣參并。而其氣愈升。不幾於以五月而遽觸。六月之管。以六月而遽飛。七月之灰。

也耶芒種後卽有濕有濕則灰必濕不能飛候律者
欲糞賓飛灰意必卜高燥地爲緹室以避濕地形高
則得氣差不易豈此高燥地夏至所得氣距地面六
寸二分而其他卑濕地亦但距地面六寸二分耶若
高燥地距地面六寸二分而其它卑濕地土疏潤氣
易升距地面或不過六寸一二分或不過五寸五六
分是高燥地所得氣猶爲糞賓而卑濕地所得氣已
爲林鍾夷則又安在爲糞賓六寸二分耶且應鍾已
屬十月去冬至無幾矣而應鍾之管長四寸四分六
厘其氣距地面猶四寸六分有奇則是陰氣距地四

寸卽潛消入地陽氣距地六寸卽潛消入地終一歲之內陰氣陽氣終不得出地少時將何以成升降成造化耶卽信如其說氣距地八寸則太簇飛灰距地六寸則林鍾飛灰然氣來則混齊而至皆騰踊而升矣太簇管動卽黃鍾大呂二管宜亦葭飛林鍾管動卽黃大太夾姑仲蕤七管宜亦葭飛今日某月則某律葭飛它皆不應是此氣有知己試管輒弗入未必試之管乃入耶夫候大呂時黃鍾管必猶在未去也候太簇時黃鍾大呂管必猶在未去也卽令已去其穴孔必猶在穴恐在即氣出矣沈括乃以氣隨鍼出

相譬謂氣出則管虛然則是已試孔即氣升亦不當復入耶。然則是誰令以土築之。然則何不姑試令勿築以轉相參驗。括亦宋高達士然則是京房幽謬之說括亦遂信之耶。世獨見漢志載天子常以日冬夏至躬御前殿。權土灰俟鍾律遂深信以爲固然。夫候氣必土室。漢殿廷必以石。又可候耶。設在它便殿猶可。前殿天子外朝其禁陛可土階耶。凡候氣必爲室三重。戶閉其塗。爨必周此殿廷可爲土室三重耶。三輔黃圖則漢宮闕畢在未央宮。建章宮甘泉宮所統部庭軒無筭有緹室耶。其說謂天子候進退於先後

五日之中漢天子即賢竊恐不再日即已倦先五日
後五日則十日天子一日二日萬幾可十日待耶設
漢亦如周制以冬至享南郊以夏至享北郊則先五
日天子且齋尚候氣耶設謂志所云第天子御前殿
遣八能於它所候氣非必天子自候則漢志所云殿
中候用玉律十二此何說且不曰天子御前殿遣八
能而必曰合八能之士權土灰候鍾律豈遣官謂耶
設不於殿階或第令在它所候則八能各以候狀聞
太史封上又可信耶隋時毛爽蔡子元等候氣或初
入月氣輒應或至中下旬始應或灰三五夜輒盡或

終一月始飛此又何說帝所難牛弘弘所對是耶非耶十二按斜瘞地下內卑外高與信都芳輪扇二十有四按月皆應之說尤屬欺謬信都芳必有它謬巧妖術而好奇者遂相緣飭以成其奸若仰觀雲色輒指天知孟春氣至則北齊時第當瞻雲又不必候氣漢齊諸廷臣其深信不疑何耶夫尺長則入地深氣易得灰易飛尺短則入地淺氣未必卽可得灰未必卽可飛此亦定理也今隋志及云魏杜夔用後漢尺制律候氣尺度長灰不飛梁毛柄誠用古玉管及宋太史尺制律候灰乃飛是律短及飛律長及不飛耶

此其說亦易辨彼以是欺人主乃當世卒不寤即于
世後卒亦不寤豈毛爽祖孝孫信都芳等凡爲此說
皆此類耶且漢晉而來所制尺有短長至二寸有奇
者有短長至三寸有奇者所云九寸八寸其將以何
者定寸由元史曆志而觀郭守敬所糾前代冬至有
誤先一日再日三日者有誤後一日再日三日者所
云應候其將以何者爲候彼尺寸猶莫知何者寸爲
真是彼節倂日猶莫知何者日爲真是而裨云以某
節候某氣果幾寸此誠可笑若候氣可定節候則緹
室之法非但可以制樂且將可以授時每歲時第令

一太常候氣已足。又安所用馮相氏測景爲耶。凡候氣所以作曆。謂氣差則曆差。當爲改曆耳。然冬至曆已頒。尚可改耶。若候氣所以爲。又明年曆則天地之氣。俄頃變化。可前定耶。夫曆則逐年一更。而律則一成不變。謂候氣所以爲曆。以防曆差。則猶可耳。律非歲改而月更者。乃每月必候。何爲者耶。以余揆之。冬至爲氣。初冬至定。則其它諸節候。疑皆可定。此誠當候。當是時。陽氣方在地中。則冬至誠爲可候。周官保章氏。常以至日觀雲物。以辨吉凶。水旱亦此意也。而鄒衍京房輩。誤傳其說。遂十二月每月必按。誠屬無

嘗此其說唐貞觀而後已不見國史或唐宋已識之
而蔡季通當宋晚季猶因仍其說何哉大氏馬不至
龜不呈即圖書亦未必不作今候氣必緹室取竹必
弘農宜陽金門取葭莩必懷州河內特聖人用神道
設教蓋人臣欲依託和氣猛氣衰氣之說必每月一
按以感動人主。人主欲假借此說以發明吾所定此
律已得之天地之準非可主撮致疑令天下可知而
不可言可疑而不可知耳如是即令與天壤並時何
害若果謂有關禮樂非此即十二律無從厝乎則漢
帝前殿所合八能之士與齊引曹叅軍陳山陽太守

當自知之。非不佞所敢知也。

疑用古望臬分寸定律

西京銅望臬 金錯望臬
司天監景表尺 舉一以例

共○望臬則以測景。晉荀勗、宋丁度請以此參驗律

則尤是。顧其所測地不過以中土陽城爲中。非必當天地之正中。以故所測或百年或數十年。甚或第五六年四三年。輕復改測。恐不可爲據。宋皇祐去周顯德時何幾。而皇祐曆視顯德欽天曆冬至顯德則景長丈二尺八寸六分。皇祐則景長丈二尺八寸五分。夏至顯德則景長尺五寸一分。皇祐則景長尺五寸七分。此何以說。且何論年載久遠。即比年而課皇祐

已丑冬至則景長丈二尺八寸五分。其明年庚寅冬至則景長丈二尺八寸四分。夫景之短長悉由望臬乃差殊若此。彼已自不能依以定曆。又安能借以定律。若前代望臬可以定律。則有宋三百年間恐不必十八改曆。思非敢以爲信然矣。

原理第四

理者何謂河圖洛書也。圖書何以名理。謂理從圖書出也。古人以一黍之長一黍之廣。至廷爭二十餘年。誠以樂道精微。莫令差微。若纖忽。即已非樂。是不可不其難。其慎者。思之以所測質。諸圖書其

幸而粗合亦可謂無所不合矣第恐語太繁則易厭故不敢多爲紀載此第共一二大較云爾

一合河圖○造化之根在小餘不在大餘測律圖小餘五十四分者天數九地數六六九五十四是河圖天地之象也凡萬物皆虛一以象太極小餘五十四并所虛象太極之一合之爲五十五是河圖五十有五之象也

圖之待對環連第次圖河合法損環連第次圖律新

邵子謂天地
體數四用者
三不用者一
故此方不用

二七

測律圖黃鐘九寸初減三分成大呂八寸
七與河圖切合南二北一為三分相合
八與外八寸合八寸
九與外九寸合九寸

九四

非一合東八成九東三
合非六成九以十為率
則九分乃減數自于丑
至巳午當減矣測律圖
黃鐘以後諸律皆減正
合此象上六律向北有
東故其當減之象見于
東北此上六律大剛鏡也

六三

新律圖次六圖次七圖次八圖次九圖次十圖次十一圖次十二圖次十三圖次十四圖次十五圖次十六圖次十七圖次十八圖次十九圖次二十圖

新律圖次六圖次七圖次八圖次九圖次十圖次十一圖次十二圖次十三圖次十四圖次十五圖次十六圖次十七圖次十八圖次十九圖次二十圖

測律圖次第法蓋河地第測律圖次第

西九合南二成十一南七
 合西四成十一以十分為半
 則十一乃加數自午未至
 亥子當加矣測律圖難資
 以後諸律皆加正合此象
 下六律自南而西故其當
 加之象見於西南此下六
 律大開鏡也

二七

測律圖林鐘四寸二分八分
 寸與河圖合南一廿六為八分相合
 寸與河圖合南一廿六為八分相合
 寸與河圖合南一廿六為八分相合
 寸與河圖合南一廿六為八分相合

測律圖林鐘四寸二分八分
 寸與河圖合南一廿六為八分相合
 寸與河圖合南一廿六為八分相合
 寸與河圖合南一廿六為八分相合
 寸與河圖合南一廿六為八分相合

測律圖林鐘四寸二分八分
 寸與河圖合南一廿六為八分相合
 寸與河圖合南一廿六為八分相合
 寸與河圖合南一廿六為八分相合
 寸與河圖合南一廿六為八分相合

邵子謂天地
 體數四用者
 三不用者一
 故此方不用



定象天而河圖以圓爲用，則是樂不但出于洛書，亦出于河圖。見圖書之不可分而爲二矣。然則其不用非六西四者何？康節經世書曰：天地體數四用者三而不用者一，測律圖明合二七九暗合一三八是用者二，明不用六暗不用四，是不用者一。記曰：樂由陽來者也，非之一六一爲陽而六爲陰，故合一不合六，西之四九九爲陽而四爲陰，故合九不合四。西非陰方，則陰盛，故避之。而東南陽方，則陽盛，故不避。所以見樂之率神而從天也。

測律合河圖連合之圖

(卷)

林

蒙

(卦)

分八寸七十一凡方而

分四寸六十二凡方而

(卦)

(卦)

右度故二十六寸
左度故四分視東

商合且凡五十一寸六分中分之凡二十五寸八分以二十寸
八分爲半而少一寸且多八寸東合西凡五十一寸六分中分之
凡二十五寸八分故二十五寸八分爲東少六分西少六分五
十寸者律呂也數也六分者律呂倍數也去三寸合乾策三百
二十六分所原多凡百七十二去二百七十二八卦之策數

東凡九十二寸五分

(卦)

(卦)

左陽故二十五寸
左陽故三分視
西少一分

(卦)

(卦)

(卦)

(卦)

(卦)

分八寸三十三凡方非

洛書○樂自洛書來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倍之即
九十故黃鍾終於九寸十二律始於蕤賓之三寸
九故三寸九爲律呂之始數自蕤賓三寸九至黃鍾
九寸凡相距五寸一分故五寸一分爲律呂之距數
六律六呂數皆用六於四十五而少六即律呂始數
之三寸九於四十五而多六即律呂距數之五寸一
三寸九是六虧於四十五之內五寸一是六盈於四
十五之外○測律圖用三八十二十八而虛一二二
四五六七九十一不用者亦虛中以爲體數之意其
所不用之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一合之凡四十有五

與洛書四十五數相合是用者亦合洛書之數不用者亦合洛書之數此理最妙洛書之數凡四十有五洛書用九律呂從洛書來故亦當用九今以九爲則除蕤之三寸九夾鍾之六寸九太簇之七寸九黃鍾之九寸皆已得九不補矣林鍾四寸二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應鍾當補七分無射七寸二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應鍾八寸二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大呂八寸七七分於九數當補二分姑洗五寸七七分於九數當補二分仲呂四寸七七分於九數當補二分夷則五寸無餘分於九數當補九分南呂六寸無餘分於九數當補

九分合林鍾所補之七分無射所補之七分應鍾所
補之七分大呂所補之二分姑洗所補之二分仲呂
所補之二分夷則所補之九分南呂所補之九分凡
得四寸五分是補者亦合洛書四十五之數

測律圖次第連環損益合法書第次連環對待之圖

① 何呂四寸七分而製管方
洛書流行至七七七次律
合成十故測律圖自族谷

結林
和川
三十九少仲呂八分者整
三之對即為六二和六
洛書此八也應若做此

②

② 此東也與南九一者
此東也與南九一者
此東也與南九一者
此東也與南九一者
此東也與南九一者

③ 此東也與南九一者
此東也與南九一者
此東也與南九一者
此東也與南九一者
此東也與南九一者

④

④ 東鍾六寸九分而管方五
洛書流行至九九之次即為
成十二律自然於各

東鍾六寸九分而管方五
洛書流行至九九之次即為
成十二律自然於各

⑤

⑤ 東鍾六寸九分而管方五
洛書流行至九九之次即為
成十二律自然於各

⑥ 東鍾六寸九分而管方五
洛書流行至九九之次即為
成十二律自然於各

測律圖分寸經圖合洛書及先天之圖

<p>庚申 十五寸</p>	<p>南酉 六寸</p>	<p>庚申 七寸二分</p>	<p>庚申 九寸</p>	<p>庚申 九寸</p>	<p>上林鐘四寸二分合下黃鐘九寸得十三寸二分</p>	<p>庚申 九寸</p>	<p>庚申 九寸</p>	<p>上蕤賓三寸九分合下太呂八寸七分得十二寸六分</p>	<p>仲夏 七分</p>	<p>仲夏 七分</p>	<p>仲夏 九分</p>	<p>仲夏 九分</p>	<p>上仲呂四寸七分合下太蕤三寸九分得十二寸六分</p>
-------------------	------------------	--------------------	------------------	------------------	----------------------------	------------------	------------------	------------------------------	------------------	------------------	------------------	------------------	------------------------------

此經圖蓋做洛書戴九履一及先天天地定位為之皆上下對待者黃鐘九寸蕤賓三寸九分合之得十二寸九分乃律呂始終數也今此圖上律合下律而共得四個十二寸九分即洛書上九合下一共得一十之象故曰合洛書其夷合應林合黃得十三寸二分雖視十二寸九分多三分蕤合太竹合太得十二寸六分雖視十二寸九分少三分然合之得五十一寸六分總是四箇十二寸九分蓋以十三寸二分合十二寸六分得二十五寸八分二寸五分八分者是兩個三寸九分兩個九寸而合之是兩個十二寸九分也

圖之天先及書洛合圖緯寸分圖律則

仲 四寸 五分	美 寸 五分	林 寸 五分	庚 寸 五分
姑 寸 五分	律 寸 五分	無 寸 五分	南 寸 五分
庚 寸 五分	律 寸 五分	無 寸 五分	南 寸 五分
庚 寸 五分	律 寸 五分	無 寸 五分	南 寸 五分
庚 寸 五分	律 寸 五分	無 寸 五分	南 寸 五分
庚 寸 五分	律 寸 五分	無 寸 五分	南 寸 五分
庚 寸 五分	律 寸 五分	無 寸 五分	南 寸 五分
庚 寸 五分	律 寸 五分	無 寸 五分	南 寸 五分
庚 寸 五分	律 寸 五分	無 寸 五分	南 寸 五分
庚 寸 五分	律 寸 五分	無 寸 五分	南 寸 五分

此橫圖蓋做洛書在三百七及
 先水火不相剋為之皆若
 到符者律呂始終數乃十二寸
 六分今此圖左律合右律而得
 得四個十二寸九分即律書
 三合右七共得二十七象故曰
 台洛書其神合庚得九寸七雖
 視十二寸九分少三寸二分太
 合應得十六寸一雖視十二寸
 九分多三寸二分始合南得
 十二寸七雖視十二寸九分少
 十二寸一分合無十四寸一雖視
 十二寸九分多一寸二分然
 八分得五十二寸六分總算
 四個十二寸九分蓋以九寸
 七分合十六寸一分得二十五寸八分
 以十一寸七分合十四寸一分得
 二十五寸八分二十五寸八分者
 是兩個三寸九分兩個九寸而合
 之是兩個十二寸九分也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一 樂律

七

測律圖分寸斜圖合洛書及先天之圖



此斜圖蓋依洛書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及先天山澤運氣
 雷風相薄爲之皆斜線對待
 者律呂始終數乃十二寸九
 分今此圖以仲呂斜合應鍾
 以夷則斜合大呂以姑洗斜
 合無射以南呂斜合夷鍾而
 各得十二寸九分即洛書二
 八斜對以成一十四六斜對
 以成一十之氣後曰合洛書
 以四個十二寸九分分而爲
 兩亦是二十五寸八分與律
 圖權圖並同一致是使自然
 之妙如此

玩易第五

九五最尊，今獨無十寸九分者，以十近九故也。八亦近九，而有八寸九分者，以八在九之下，而十則加於九之上，故避十不避八。即易爻不曰初多凶，而曰三多凶之意，以初在一之下，而三則加於二之上也。九五最尊，今獨無十四寸九分者，以四近五故也。十六亦近五，而有十六寸九分者，以十四在五之內，而十六則出於五之外，故避四不避六。即易爻不曰上多懼，而曰四多懼之意，以四在五之內，而上則出於五之外也。

合易逆數○千古諸儒皆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乃伏羲先天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文王後天八卦此說非也道理自混闢時即已備足豈伏羲所能留豈文王所能補若如先儒之說是道理一定不移者而伏羲得置之於南文王得移之於北天地間寧有此理愚謂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特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順數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乃逆數孔子謂易爲逆數正謂此耳先儒此說以未知震巽乃天地之交乃陰陽鬪爭搏換之際故易曰雷風相薄伏羲八卦以震先巽是自其生出

之序而言文王八卦以震先巽是自其流行之序而言其實一而已矣土之爲物流行四時雖有定所實無定位洪範以土置於水火木金之後是謂土有定所曆法以土旺一十八日置於四季之末是謂土無定位坤艮皆土也伏羲八卦以艮坤二土置於六卦之末即洪範以土置於水火木金之後是指其有定所而言文王以艮土參於上四卦坎巽之間以坤土參於下四卦離兌之間即曆法以土寄旺於四季之末是指其無定位而言今若以震巽相易以乾兌離巽震坎佈爲圖而以坤土參於兌離之間以艮土參

於坎乾之間試自乾逆而數之則其序即爲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故孔子以爲逆數律呂宮商角徵羽即宮徵商羽角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無異特有順數逆數之別耳。試置宮商角徵羽每音間一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爲宮徵商羽角或每音間二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爲宮徵商羽角。又試置宮徵商羽角每一音間二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爲宮商角徵羽或每音間一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爲宮商角徵羽是宮徵商羽角與宮商角徵羽夫豈可以異視而先儒乃交爭互執彼此相非其亦未諳於造

化合一不測之妙矣。

邵子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則是而謂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則非巽乃六非五坎乃七非六艮乃八非七坤乃九非八詳見別卷此所謂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特姑就先儒成說發明耳。

合易反對○易卦多反對故樂調亦皆反對觀武王所用七律夷則之上宮即黃鍾之下宮太簇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則十二均宮商角徵羽五調每調皆當反對可知武王七律以凡言見疑古簡內屯蒙諸卦皆卦同而名異則黃鍾諸調當調同而名異觀夷則之上宮武王

必名之曰羽黃鍾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厲太族之
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宣無射之上宮武王必名之曰
蕤則十二律縱橫二十四調每調皆當有名可知特
名非人臣所敢定且武王名其樂曰厲曰宣曰蕤而
其後卒覆周者厲王興周者宣王代周者蕤秦是樂
道潛通造化寧容易作此累世名臣所以竟噤噤而
未敢以請也

卦之有變爻既不失爲易則調之有變律又何足以
病樂故吾茲以變爻與變律悉陳布爲圖以見脗合
如欲音節不相陵犯此第在度曲者於一調之間善

爲調適自可以酌叶宮商角徵羽成曲矣

稽疇第六

箕疇自圖書出然必自河圖變洛書然後範成範九數樂九數知範然後知樂必如前代之說是範第出於書而非出於圖聖人亦不必則圖書作易矣夫洪範五行而已矣水火非有形無可以考驗聲律其自餘凡玉凡石皆土屬也凡穀黍皆木屬也凡金鐵銅皆金屬也欲定律思以爲與其求於黍與玉管於玉律於鐵權銅斛倫然則何不獨歸本洪範則豈不猶爲守約乎哉

律合洪範說○洪範多做河圖而作王待制以爲非
出圖恐非先儒以爲盡倣洛書非也天地之間非潛
而南見德所以默字于中者故箕子因河圖之非六
而以六三德陳位於北事所以發揮於外者故箕子
因河圖之南二而以二五事陳位於南五事爲貌言
視聽思爲恭從明聰睿爲肅又哲謀聖聖人以天聰
天明南面而聽天下則五事正宜在南聖人爲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則三德正宜在北
若謂倣於洛書則六三德偏於西北二五事偏於西
南是聖人之天德天事皆當以偏而不必以正以此

爲說恐箕子不如是也。若謂西北爲乾，以三德居於西北，或者欲武王潛養乾德，則西北乃退居之乾，非南面嚮明之乾，不可以垂衣而治。以此爲說，恐箕子不如是也。五行默運於兩間而無迹者也。三德潛通於天載而無聲者也。故箕子因河圖一六在北而即以六三德與一五行同位於北，卜筮天道也。五事亦天道也。故箕子因河圖二七在南而即以二五事與七稽疑同位於南。八政之修舉在人，庶徵之應感在天。天人之理，毫不可誣。故因河圖三八在東而即以三八政與八庶徵同位於東。攸好德與惡則所以成

此福極者。歲月日與星辰則所以成此曆數者。故因河圖四九在西而即以九福極與四五紀同位於西。是同方之五行。乃所以近防三德者。同方之稽疑。乃所以近防五事者。同方之庶徵。乃所以近防八政者。同方之五紀。乃所以近防福極者。若曰如一德一行不修。一事一政不備。則五行之造化。庶徵之災祥。稽疑之鬼神。皆隨在起而應之。甚至歲月日脩短之曆數。皆可以龜卜而數計。是箕子之微意。必如是然後可以垂訓。若以爲做于洛書。則德自爲德。而應自爲應。天自爲天。而人自爲人。將何以警動人主。以茲爲

說恐箕子不如是也。河圖之中五五也。河圖之中十
兩其五亦五也。皇極一也。稽疑之雨霽蒙驛克貞悔
七也。庶徵之雨暘燠寒風五也。五行在北。五事在南。
庶徵在東。五紀在西。是河圖之中五。運而爲南北東
西之五。而四方皆已有五。卽洪範錫汝保極之意。若
如洛書。是東南有五紀之五。東北有庶徵之五。西南
有五事之五。而京兆何獨有五。且四隅猶然有五。而
東西何獨無五。何以成會極歸極。以是爲說。恐箕子
不如是也。夫天一主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
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是河圖

也。非洛書也。洪範之爲貌爲禁爲肅爲雨爲露爲狂
莫非言水。爲言爲從爲又爲齊爲賜爲僭莫非言火。
爲視爲明爲哲爲蒙爲煥爲豫莫非言木。爲聽爲聰
爲謀爲驛爲寒爲急莫非言金。爲思爲睿爲聖爲克
爲風爲蒙莫非言土。則洪範之本於河圖已自可見。
彼洛書既非有水火木金土之說。又安得謂洪範盡
倣洛書也。夫此九疇也。自其四方之定數言之。以非
一之五行合北六之三德得八。以南二之五事合南
七之稽疑得十二。以東三之八政合東八之庶徵得
十三。以西四之五紀合西九之五福六極得十六。以

北之八、南之十二、合東之十三、西之十六、得四十有九。又自其連合之定數言之，其自北左旋，以北五行之五、三德之三、合東八政之八、庶徵之五，得二十有一。以南五事之五、稽疑之七、合西五紀之五、五福之五、六極之六，得二十有八。以二十有一、合二十有八，亦得四十有九。其自南右旋，以南五事之五、稽疑之七、合東八政之八、庶徵之五，得二十有五。以北五行之五、三德之三、合西五紀之五、五福之五、六極之六，得二十有四。以二十有五、合二十有四，亦得四十有九。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其用。四十有九，若如洛書，則

南北東西之數與大衍四十有九之數皆不甚相合。安得謂洪範盡倣洛書也。若洪範果倣于河圖而非盡倣於洛書則範之五皇極居中當亦以姑之五寸七夷之五寸並置於中合之爲一十口寸七分範之六三德在卦當亦以夾之六寸九南之六寸並置於卦合之爲一十二寸九分範之七稽疑在南當亦以太之七寸九無之七寸二並置於南合之爲一十五寸一分範之三八政八庶徵在東當亦以蕤之三寸九大之八寸七應之八寸二並置於東合之爲二十口寸八分範之四五紀九福極在西當亦以仲之四

寸七林之四寸二黃之九寸並置於西合之爲一十
七寸九分夫律之成數十二寸九分也律之距數五
寸一分也律之始數三寸九分也律之終數九寸也
今五寸一分在南而即應律之距數十二寸九分在
北而即應律之成數三寸九分在東而即應律之始
數九寸在西而即應律之終數是謂合律北西體靜
靜則不變而北西之小餘果皆九分東南主動動則
必變而南東之小餘又以南之一分合東之八分而
亦得九分是謂合律况東殺之三寸九既爲九而合
東大之八寸七東應之八寸二亦爲九西黃之九寸

既爲九而合西仲之四寸七西林之四寸二亦爲九
則十二律用九之象渾然一九疇用九之象又安可
謂河圖體方與洪範九疇不合遂斷然以洪範爲盡
做洛書也哉知洪範但有五行而無七行則律呂但
有五音而必無二變抑又明矣

洪範做河

歲月日星辰

大易之說，星辰之說，皆以五行之理而推之。星辰之說，以五行之理而推之，則星辰之說，亦以五行之理而推之。星辰之說，以五行之理而推之，則星辰之說，亦以五行之理而推之。

以言論以強弱千餘歲取用之命

一經六福五元

紀五

洪範之說，星辰之說，皆以五行之理而推之。星辰之說，以五行之理而推之，則星辰之說，亦以五行之理而推之。星辰之說，以五行之理而推之，則星辰之說，亦以五行之理而推之。

非上清故高密於此
修以三德近五行之
下凡游備其淵

以星之五運于北極五行而成五運於
南為五事而成五運下運為五事而成五
運於南極為九紀而成五即所謂五緯也

河

五

五

造之化五行

八編類集

卷一 二 樂類

三

圖 之 圖

乾坤之旋轉

⑦

⑧

北以三南以七東以八西以五
六環向中五即所謂會極縣枕

六曰坤乾
五曰坎離
四曰震巽
三曰艮巽
二曰坤乾
一曰坎離

此圖之說
乾坤之旋轉
乾坤之旋轉
乾坤之旋轉
乾坤之旋轉
乾坤之旋轉
乾坤之旋轉

王尚惟歲
卿士惟月
師尹惟日
庶民惟星

應變集之下天

(庚)

凶吉為以取公

徵既

政

此圖之說

人盛於東故司空司徒司
寇卿士師尹俱從於東

石德

凶吉為以信三

律呂合河圖范圖

洛書范圖為九
 九者九五而河
 圖共九圖為九
 者惟一可見洛書
 體圖河圖體方

每方體動值以南二分
 公乘八寸而成九分

南
 無七分
 二九分
 七十五寸分
 律呂合

洛書范圖無
 八而河圖范圖
 圖有八行九為
 圖八為方各不
 失其本體也

木火土金水
 合旺一合相旺一合

中
 庚五寸
 姑七五分
 已下口十七分

庚五寸

三十五寸
 百始數
 大
 數

庚五寸
 五十七寸
 十合相旺九分
 因分體動值以南二分

北
 庚五寸
 九分
 律呂合

木火土金水
 合旺一合相旺一合

律呂合洛書範圖

卷之三

卷之三

二八

南

黃九寸

數於律呂

仲

林得

九寸九分

姑五寸
庚五寸

九寸七分

林得

九寸七分

無大

九寸七分

河圖洛書相為表裏洪範既經大
行之後則河圖之內自有洛書豈不
必以圖書分爲二致但思依洛書
陝布律位是西而無律北亦無律
故謂其與律呂不合豈樂乃天適
純陽無陰而北爲先天坤位西南
爲後天坤位故十二律不與此二
方相構耶然此圖爲九寸五分四
分五釐五毫五絲五忽五微五纖
五渺五渺五渺五渺五渺五渺五
九者五又正合洪範九疇之象則
亦未可謂洪範非位於洛書也

九寸七分

九寸七分

九寸七分

九寸七分

九寸七分

疑黍黍定律

洪範木屬

○髮幾程

日程

衣幾稱度幾杪權

幾秤量幾粟古人以權度爲程度皆從禾意蒼頡始作字亦必以黍黍生度量權衡良是思安敢以爲疑然亦須得秬黍秬黍出河東上黨羊頭山大雅謂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許慎云秬一桴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則疑必一桴二米者乃是古人以秬黍和鬱金艸爲酒謂之秬鬯必灌裸乃用之周召有大功王室天子享以裸禮如所以享先王乃用秬鬯洛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與江漢秬鬯一卣可見此皆謂秬黍不常有而可貴欲借此以明重今唐宋

取諸民間定律輒動至數十百斛安所得秬黍如許乎設秬黍世多有不足言竒貴則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二斛八斗皆一椀二米漢史輒大書稱爲上瑞此何謂乎秬黍旣竒貴不多有則唐宋所徵取必皆一米黍河東謂之黑黍此安可探律即令間有之度民間恐它日無以應亦未必肯上有司竊意世主探律時河東未必產秬產秬時世主未必探律或兩不會逢其適豈秦漢所傳律果周成宣漢任城縣秬黍所定者耶即宋乾德時上所出大內黍云果出潞州上黨又可信耶是秬黍非秬黍猶然不可知乃阮逸則

爭方積。房庶則爭圓積。李照則以縱黍索尺。胡瑗則以橫黍索尺。范鎮則主圓積。馮元則主橫黍。荀勗則以尺生黍。鄧保信則以黍生尺。漢晉則以一黍之廣爲分。元魏則以一黍之長爲分。永平則以十二黍爲寸。景祐則以十黍爲寸。公孫崇則以十二黍爲寸。劉芳則以十黍爲寸。且阮逸用大黍。鄧保信用長黍。李照用京縣。拒黍。皇祐用烏圓小黍。此以彼爲非。彼此爲非。紛紛藉藉。始如聚訟。爭之至二十餘年。猶然未已。此何爲乎。就而課之。諸家之說。卽非必盡無長短。顧思獨以爲天下理而已矣。至於黍卽令果上黨。

羊頭山吾欲令律長亦微可易以大吾欲令律短亦微可易以細何者地有肥瘠即所產有細大秬鬯即和氣所產吾但能必其皆一桴二米安能必其皆細大適均吾將以何者爲定乎哉紘黍之說謂其爲神道設教則是今黃鍾九寸雖定而大呂以下尚不知某律幾寸某律幾分乃忿爭於一圭一撮之間醜詆於一微一芒之際是何其放飯流歎而虛爲此紛紛也

疑用古玉律分寸定律

洪範上屬

○舜昭華玉琯來

玉律古玉律八枚

古鍾若

○大氏廷議則論者必

漢故鍾

樂一以例其餘

爭同異而角爲勝不勝輒陰使人挾持先古陳寶物
故佯爲不知相獻遺曰吾掘地得之何所或曰吾得
之某冢墓或曰吾得之敗亡國某遺臣故老之家即
勝者亦意疑不勝者其中心非必降欲假託以爲信
故曩時詐欺者往往多有之吾不能更僕不然平時
此等物皆安在吾不聞有獻遺及一旦廷議發非田
父於野地得周尺即陳媿掘地得古尺非吳人掘地
得銀尺即郡國得漢故鐘非汲郡發六國時魏襄王
冢得周玉律及鐘磬即零陵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
玉律何神物出適不先不後乃爾也苟勗與阮咸爭

律惡之出咸爲始平相何周尺遂獨現始平野地田
父彼何知非誤以爲石棄去之即寶以爲玉斯藏之
矣縱微以告語人亦未必聞天下天下何從知始平
田父得周時玉尺也咸素善鐘律此玉尺意必咸已
先得愛其古輒據依此制作律與荀勗爭短長及不
勝得始平以去遂嗾令田父爲此安見其果周時物
也即令果周尺當時天王業久不省方矣意所在四
方尺短者自短長者自長豈必盡武王權量初制又
何足據依也舜所至同律度量衡贄帛贄玉意其葬
必以玉殉奚文學之說良是然自漢距虞幾千百年

矣彼玉律猶在耶即令果在疑舜祠下必尚有它寶
玉今獨得玉律一何說也唐虞時大喪禮疑必尚簡
舜道崩乃遂以玉律葬耶

疑用古權量分寸定律

洪範金屬。漢劉歆銅斛。

漢銅

前魏杜夔斛

後周玉十五升

皆量屬

舉一

以例其餘

周大泉

秦鐵秤權

漢錯刀環

舉一

貨泉貨布

後魏銅權

後周玉稱

皆權屬

舉一

一以例其餘

以一千二百黍重十

百為黃鍾之實以

生合升十斛

以千二百黍重十

百為黃鍾之實以

二銖為黃鍾之重以生兩斤鈞石

先儒謂度量權

衡生於黃鍾而今者必待斛龠泉布而後徵律則是
度量權衡不生於黃鍾而黃鍾反生於度量權衡思
不知其可也夫從穀得禾復從禾以得穀因尺裁尺

復執尺以定尺盈天地間若此類何限則即令以律
生量衡而又復以量衡生律何害況苟勉丁度所請
以古雅器徵律夫以器徵律以律徵器則微獨可以
相成而且可藉手以正揀前代之失令後世有所馮
依思何敢以為非是第見謂秬黍既非必果一桴二
米則黍之初已不可為典則黍差則斛龠泉布
皆差況大泉漢晉時所偽託大泉亡論即長安秦鐵
枰開皇秦金版并州漢銅權建德殿漢圓石安知其
果如初否也嗟嗟上三下二黍天兩地圓而含方左
一右二其圓象規其重二均漢書量鳥足及此是周

官所謂嘉量也。馮翊府銅甬顧誠何如今誠得周嘉量而參之。思豈憂律呂哉。

疑用古尺分寸定律

洪範土金屬。周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晉前尺。

祖冲之銅尺。舉一以同其餘。以黍之廣度。之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以生寸尺丈引。

所謂欲探律與其獨倚重黍。又不若準於尺。此非謂欲但準周尺。漢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苟最晉前尺。祖冲之所傳銅尺。獨疑律曆一道。尺所以制律。亦所以測景。今漢尺是而漢曆卒差。晉尺是而晉曆卒差。何也。設謂天運潛移。曆有歲差。則律之與曆皆稟氣於造化。恐未有曆已潛移而律獨不移者。若律

亦潛移則景祐康定間去周漢晉幾千年矣而周尺
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晉前尺宋猶欲取以準律何
也夫所謂歲差蓋總統運候而參併言之當作曆時
已設爲歲差以總運候非歲差外復有所謂天運潛
移者如是則尺既不差而曆亦宜不差今尺是而曆
獨非此又何說也必欲爲歆等解第當曰劉歆作尺
而非得與太初曆同時蔡邕作尺而非得與四分曆
同時皆尺改而曆未改則猶可援以相借然苟最親
在秦始用其尺定律則是而借其尺測景則非其又
何也夫測景之地疑必當天地之正中而後其所測

始得真陽城非天中地也此不過因周公卜洛之說而姑存之況此一役也爲崇山所蔽虧有遠近則其景有短長又凡測非極大約率千里而差一度有奇皆不可不知必景信而後尺信必尺信而後律信何輕言律度也唐虞三代時其幅幘不及萬里諸夏以外非輟跡可至將安所施土圭聖心自有樂土圭之說爲後世探律者誤耳然亦唯聖人爲不假闕探而自得元聲其自餘則非博求於天地之內直表於天地之正中而彼其所測景吾安敢遽信非勝國統一華夷令郭守敬得南抵朱崖窮鐵勒而彼其所測

景吾安敢遽信非守敬聰悟絕倫雅有機智所創授
時曆多前人所未發而彼其景表尺吾安敢遽信今
其尺視市尺僅得八寸最號得中即今欽天監表尺
是矣然人言郭曆亦已差則其尺又復有說如必欲
探律似但當詳定合朔及日月交食使尺但聽命於
曆而曆不聽命於尺必合朔交食與所推方位時刻
皆分秒微芒不爽然後曆信曆信則其尺亦信夫然
後可用以定律顧合朔交食在天必非可察見毫末
又惡能令分秒微芒不爽也思以管倣仲宮八十一
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之說推之

若無則是十二律但當論寸分而不必有厘毫絲忽。秦漢相傳律乃必云某律幾厘幾毫幾絲幾忽幾初何也彼其意徒欲及微妙以示精然非律本分矣。

疑周有兩尺

洪範土金局

○謂西周有兩尺不敢信周制

度量等既頒自內宰使司市質人掌稽之歲時猶必遣合方氏大行人行天下同度量使齊一安肯令天下有兩尺陳祥道引王制步說范鎮引周禮璧羨說謂周法八寸十寸皆爲尺然則周武所謹權量何物也周既非有兩尺則苟勗倣周禮所造惡知是否安可命爲周尺宋祁曰大臨柰何獨深信乃爾

疑九分不可爲寸附○周八寸不可爲尺漢九分乃
可爲寸乎設九分可爲寸九寸可爲尺則黃鍾其長
一尺何不曰黃鍾一尺乃必曰其長九寸乎數成於
十黃積慶辨之明甚思無用覆說爲矣

本數第七

數略○造化有大數有中數如五十五二十五三十
二百一十六一百四十四五十四九一百口八
七十二二百八十五十四一十二二十四皆數之最
大者凡數不問十百千萬但以所得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爲數如萬物之數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凡千

一百五十二與一十一萬五千二百一十一十五萬
二千皆萬物數也曆家推步以一萬即一百以十萬
即一百蓋有以識此矣必知此然後可以言樂

分調第八

十二律寸分既已得即分調爲一百八或更爲二
百一十六無不可第記稱樂統同似不空分異太
過今謬擬縱圖一十二圖橫圖一十二圖以象十
有二月合縱圖爲二十四圖以象二十四氣每均
五調每調五音凡一均二十五調以象天數二十
有五十二均凡三百調以象地數三十其上官自

上而下下官自下而上皆大率一本國語此圖布
而所謂清宮清商清角慢角所謂下徵流徵清徵
然後坦然明白夫黃鍾一均而縱圖三十餘圖其
脗合一至於此亦可以見律呂天然自有之妙非
人力可能強致

清宮清商清角下徵說○雅樂有清宮清商清角下

徵

下徵即清徵以首字角之後其數愈少不可名清故各爲下徵其實即清徵也前代相傳皆呼下徵

故從舊稱而獨無清羽者以羽居五調之末更無它調相

較以知其孰爲正羽孰爲清羽故獨無清羽之名至於官商角徵則皆有可得而相較者如羽調之數少

而徵調之數多則徵調謂之正徵如羽調之數多而徵調之數少則徵調謂之清徵如徵調之數少而角調之數多則角調謂之正角如徵調之數多而角調之數少則角調謂之清角如角調之數少而商調之數多則商調謂之正商如角調之數多而商調之數少則商調謂之清商如商調之數少而宮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正宮如商調之數多而宮調之數少則宮調謂之清宮

謂清商六調及前史惟載清角下徵而獨無清羽則雅樂有清角下徵可見特有司失其傳以

謂之羽則次五乃羽位非官位也。而先王制樂乃以
下宮居於羽調之羽位。此其迹似于以宮逐羽。豈此
說所從來已久。而秦漢莫能曉解。遂一變為用宮逐
羽。而清角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之說。耶。官調既
上宮而羽調又為下宮。是之謂用宮逐羽。商調既為
上商而徵調又為下商。是之謂引商刻羽。漢人用宮
逐羽。移官換羽之說。皆是時聞其名而不。○清商說
知其義。故遂墮於旁岐曲徑。至于此怪耳。
注說謂太簇乃黃鍾之商。仲呂官調以太簇為羽。周
樂起羽。凡以羽起太簇。用太簇之半律。而以太南姑
應。蕤大夷夾無仲為序。首謂之清商。大五音皆虛位。
無定律。商非有定數。定聲太簇非商也。商且無定數。
定聲則清商從何得數。使非有角調相較。何以知某
為清商。今乃猥徇漢儒之說。既專姑太簇為商。又專
指太簇半律為清商。過矣。至于謂黃大太夾姑
為均。其聲過大。必改用清商為官。不用本律。加黃鍾
官調。必改用清商起夾。夾鍾官調。必改用清商起仲
仲呂官調。必改用清商起林。夾則官調。必改用清商
起黃。無射官調。必改用清商起黃。則尤屬無謂。樂有
當由濁至清者。則作當由大至細。樂有當由清至濁。

者則律當由細至大律之細大皆有定體特隨宜制
作存乎其人今若病其聲大復降從它律起謂是黃
鐘官之用清商降從夾鍾起謂者即與夾鍾爲官無
異何不即曰夾鍾爲官乃必曰黃鐘爲官者降而以
夾鍾爲官耶不知此黃鐘降從夾鍾爲官者或即以
鍾之宮抑所降夾鍾宮之外復別有夾鍾兩官耶若所
降夾鍾官之外復有夾鍾之宮則此夾鍾兩官何以
差別黃鐘既以聲大降從夾鍾大呂又以聲大降從
姑洗然則是夾姑皆有兩官獨黃大皆無本宮聲耶
此說一謬遂使前代準于琴律至今古笛商犯夾在
宮犯之上而以後出之犯爲官甚至宋代遂以大樂
署名爲清商署其誤如是然則是黃大既以聲大弗
用又何必有黃大二律耶清商既非則凡古樂府清
商諸曲恐非必知余說然後清商之所以爲清商可
一言而曉○清角注說謂姑洗乃黃鐘之角林鍾宮
然明白矣○清角注說謂姑洗乃黃鐘之角林鍾宮
起姑洗用姑洗之半律而以姑應製大夾夾無仲黃
林爲序謂之清角此蓋自漢儒誤以姑洗爲角而愈
失之角非有定位姑洗非角也姑洗既非角則姑洗
之半律安得爲清角若姑洗果爲角但當從姑洗起

聲何至更追本其所自曰林鍾以始洗爲羽始洗自
林鍾起宮又何必更推木所自始曰姑洗乃黃鍾之
角當自黃鍾起調耶至于目姑洗爲宮蕤賓爲商林
鍾爲角南呂爲變徵應鍾爲徵黃鍾爲羽太簇爲變
徵謂之清角尤屬臆說即如新書凡十二均每調之
律亦必至第四律第五律方二律相聯今第二律乃
蕤賓而第三律即爲林鍾與蕤賓相接則古無此制
必如余說然後清角之所以爲清角可一言而曉然
明白○下徵律說謂林鍾力黃鍾之徵無射宮調以
矣林鍾之半律而以林太商姑應蕤大夷夾無仲黃林
爲序者謂之下徵此蓋自漢儒說以林鍾爲徵而愈
失之徵非有定位林鍾非徵也林鍾與非徵則林鍾
之半律安得爲下徵且周禮說云以十二聲爲之齊
量禮記亦謂五音六律十呂之道相爲宮則是樂但
有十二律安得有半律無半律又安得有下徵若謂
下徵之調以林鍾爲宮南呂爲商應鍾爲角黃鍾爲
變徵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變宮所用林南應
黃太姑蕤之七律即黃鍾宮調黃太姑蕤林南應
比律謂之爲宮徵之相應則五音既無變宮變徵又
八偏頁表

安得指黃鍾之爲變徵蕤賓
之爲變宮者謂之下徵耶

樂統同說○縱橫十二均分之雖六十其調而總之
不過各一十二調以縱圖言之黃鍾之宮調即姑洗
之羽調蕤賓之徵調夷則之角調無射之商調黃鍾
之商調即太簇之宮調蕤賓之羽調夷則之徵調無
射之角調黃鍾之角調即太簇之商調姑洗之宮調
夷則之羽調無射之徵調蕤賓之宮調即無射之羽
調黃鍾之徵調太簇之角調姑洗之商調蕤賓之商
調即夷則之宮調黃鍾之羽調太簇之徵調姑洗之
角調蕤賓之角調即夷則之商調無射之宮調太簇

耗同之義
發揮原畫

之羽調姑洗之徵調譬之三代明堂之制青陽之左
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
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即玄堂之左个
併中間太室太廟析觀之凡十有三室而合觀之不
過九室此皆聖人精意非凡近所能識何者凡樂必
合五調而後成均必通一均而後論樂自一調五律
而論某均之某調即某均之某調其調雖同合五調
二十五律而論則彼均前後之四調非此均前後之
四調其調自異譬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其
三畫之卦畫曷嘗不同而分置此八卦於某卦某卦

之上下其六畫之卦義易嘗不與樂之爲樂合觀之
至于一百二十調而析觀之不過二十四調此與易
之爲易合觀之至于六十四卦而析觀之不過八卦
何異蔡季通律呂新書雖未免泥於漢律至其所載
六十調黃鍾之宮即太簇之商姑洗之角林鍾之徵
南呂之羽黃鍾之商即太簇之角姑洗之徵林鍾之
羽無射之宮黃鍾之角即夾鍾之徵仲呂之羽夷則
之宮無射之商蕤賓之宮即夷則之商無射之角大
呂之徵夾鍾之羽蕤賓之商即夷則之角應鍾之徵
太呂之羽姑洗之宮蕤賓之角即南呂之徵應鍾之

羽太簇之宮姑洗之商則正得樂統同之精意而先
儒反以雷同譏之是何異於譏六十四卦不過八卦
而謂易爲雷同重復者哉

調必有名說

○先儒第言樂輒詆譏京房六十律以爲非房病在不知樂不在設六十律

樂猶易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十二律即乾兌雜震
八卦也京房包育蕤姤兩盛分動六十律即屯蒙需
訟六十四卦也易可以八卦分爲六十四卦何獨十
二律不當分爲六十律哉且寧惟六十朱子作易學
啟蒙既以六十四卦復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則此六
十律即如樂之有分爲合徵蕤動序明慶三百
六十律何密第其方定樂之非其人恐不當不知而
作耳思以爲十律者定樂不必增律矣而六十
調則俱當名之何者夷則之上宮而武王必名之曰
羽太簇之下宮而武王必名之曰宣凡周頌所謂武
與桓與綏皆調名周室既如是意唐虞夏商亦必如
是不知漢以後何自遂失之思以爲此縱橫一百二

十訓似宜一做則制錫之訓各若包儀所以各卦周
武所以各稱各宜者每一訓必一名每名但一字以
配大易六十四卦其命名必按視
調居何均均屬何調調爲何律

蕤賓說○蕤賓居午則午位正居中指且在指端而
中指視它指獨最長則蕤賓似最尊太微爲天帝外
朝其垣近翼軫翼軫在南而蕤賓亦在南則蕤賓似
最尊孔子曰離南方之卦也聖人南而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蓋取諸離而蕤賓在午在南則蕤賓似最尊
乾爲天爲君爲父而乾旣在南蕤賓亦在南則蕤賓
似最尊九爲乾而洛書九在南河圖以二七合成九
亦在南則蕤賓似最尊子在下爲潛龍午在上爲飛

龍在天則蕤賓似最尊。皇極居五位而蕤賓居五月。獨當天地之中。則蕤賓似最尊。洪範聰明睿哲聖皆在南。則蕤賓似最尊。心爲天君而心屬南方。則蕤賓似最尊。禮記月令仲冬之月。既曰律中黃鍾。而中央土之月。又曰律中黃鍾之宮。是黃鍾居十一月。而黃鍾之宮則居五月。黃鍾之宮非即黃鍾也。含少之說。即黃鍾宮之說。而呂覽以三寸九爲黃鍾宮之含少。是亦謂黃鍾之宮非謂黃鍾也。黃鍾宮叅其九得三。九二十七。兩其六得二六一十二。合之得三寸九分。爲元聲元化之所託始。至幾至微。尊無二上。而蕤賓

亦三寸九其毫厘絲忽與黃鍾宮難可剖判故其字
獨從生爲十二律之所自始其尊視黃鍾但下一等
與黃鍾相爲對待今欲知黃鍾宮與蕤賓之辨亦無
它妙巧但以十二律次第循序順布而蕤賓適居中
心者即爲黃鍾宮以當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象其
自餘凡蕤賓之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但爲蕤賓而
非黃鍾言即蕤賓居中而非居中心亦但爲蕤賓而
非黃鍾宮蓋至余所布二十四圖惟黃鍾縱調黃鍾
橫調皆蕤賓正居中心而其它十一均皆不然然後
知黃鍾縱橫圖內此居中之蕤賓乃黃鍾宮而非蕤

賓。何造化之脗合一至此哉。夫本爲蕤賓而指爲黃鍾。官且旣爲黃鍾均。而黃鍾不居中心。蕤賓反居申心者。蓋黃鍾爲十二律之始。而黃鍾之中心。又爲黃鍾之所自始。黃鍾一均。徹首徹尾。皆爲黃鍾。而其正中則黃鍾之心。故必以蕤賓之元聲居之。譬之猶日爲太陽。而中之一點反爲陰精。月爲太陰。而中之一點反爲陽精。日星在房。是爲陰精。而及日房。日兔。月星在畢。是爲陽精。而及日畢。月烏。即此

義。火旺在午。水旺在子。而黃鍾反在於子。水旺於子。而其胎反在於午。陰陽宮在午。養在未。生在申。冠帶在戌。臨官在巳。帝旺在子。之說。黃鍾爲子。子爲水。

蕤爲午。午爲火。黃鍾一均。徹首徹尾。皆黃鍾。子律爲水。所謂帝旺在子。養之午。律居子。律之中心。即所謂水

胎在此陰陽互藏其宅之育非凡近所能識測

六陽律黃太姑其表皆為調首。獨無射不為調首者。

以無射迫近黃鍾故亦若太呂迫近黃鍾。惟一用不

再用皆隨其凌逼也。太簇亦近黃鍾與無射何異。太

簇得為調首而無射不得者。太簇近而無射遠。射亦

下無射近而凌迫黃鍾於上。亦自不同也。然無射亦

曷嘗不為調首。此圖如環無端如璇璣轉運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上下四方縱橫及覆皆可為

首。皆可為尾。若以縱圖反而觀之。則無射即第二調

調首。安見其不為調首也。且豈惟無射設以圖西向觀之

觀之。即陰律大呂夫鍾且為調首。又何論無射。陽律平

即陰呂南呂應鍾且為調首。又何論無射。陽律平

仲呂林鍾二律。宿近黃鍾宮。故獨稱不獨與外諸侯

領袖。調管猶王朝公卿。其隆重貴盛。不獨與外諸侯

等埒。而且好出乎其上。亦不必以出落。垣屏翰為

尊也。天數二十有五。禮記。調樂者率神而從天。樂

既從天。則樂均。每一均。但當有官商角徵羽五音。若果有變。官變徵。則

每調十音。是五七三十五。自乾坤混闢以來。有三

五可以為造化自然之數者乎若并變宮變徵亦立
 為調每調七音以合七七四十九大衍之數則變宮
 變徵豈可立調此必不然之說矣今每均五調每調
 五音五五二十五以合天數二十有五方為正音

黃鍾縱調合四時二十月圖

黃	大	太	夾	姑
冬十一月	冬十二月	春正月	春二月	春三月
春三月	夏四月	夏五月	夏六月	夏七月
秋七月	秋八月	秋九月	冬十月	冬十一月
太	夾	姑	仲	蕤
春正月	春二月	春三月	夏四月	夏五月
仲	蕤	林	夷	姑
夏四月	夏五月	夏六月	秋七月	秋八月
秋七月	秋八月	秋九月	冬十月	冬十一月
南	無	應	黃	

此調黃鍾為首月既與黃鍾同聲
 大族為宮第二調則聲已合五月既與黃鍾同聲
 則復以三月姑洗為宮第三調則聲已合七月矣
 則黃鍾第四調復以五月蕤賓為宮第四調則聲已
 合九月無射矣而第五調復以七月夷則為宮下規
 之律不以陰陽及逆不知陽氣以漸而高則律呂以
 漸而高其氣漸高而音漸高之間微次清則最清
 而水陽者已非故當以蕤洗法則黃鍾聲已盛
 故當以姑洗為徵春分陽氣極盛故當以蕤洗為
 商清則陽三不漸而徵當以姑洗為商則陽氣漸
 高故當以姑洗為宮此不可易之理况姑洗相繼編
 次相為若應五音而無端以畢之而故為五音
 故當以姑洗為律相繼編次以畢之而故為五音
 故當以姑洗為律相繼編次以畢之而故為五音
 故當以姑洗為律相繼編次以畢之而故為五音

黃鍾縱調合二十四氣圖

霜降	立秋	小滿	驚蟄	黃
立冬	處暑	芒種	春分	小寒
小雪	白露	夏至	清明	大寒
大雪	秋分	小暑	穀雨	立春
黃	無	大暑	立夏	雨水

一歲十二月一月二氣一歲二十四氣必如此圖二十五音除虛中不用以二十四音分配二十四氣方有安頓。若如古前每調三十五音則除虛中及二十四音之外其十音何所歸着亦悖於造化甚矣。

黃

此圖外重六餘凡一百小鈔凡七十二再倍之即坤之策一百四十有以七十二倍之即乾之策一百一十有六 合此圖外重內重總數得二百四十二寸三分加體數三分即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鐘

黃九寸 大八寸七 太七寸九 夾六寸九 姑五寸七 仲四寸七 蕤三寸九

調

太七寸九 夾六寸九 姑五寸七 仲四寸七 蕤三寸九

合

姑五寸七 仲四寸七 宮三寸九 林四寸二 夷五寸

乾

蕤三寸九 林四寸二 夷五寸 南六寸 無七寸二

坤

夷五寸 南六寸 無七寸二 應八寸 黃九寸

二

此圖用九者三九二九一八用八者二八一六用七者四九四七二八用六者四九四七二八用五者六九五六三三用四者四九四七二八用三者三九三三用二者二九二八用一者二九二八

策

凡五六三三用四者四九四七二八用三者三九三三用二者二九二八用一者二九二八

圖

九共二百四十二加體數三分即坤之策二百四十有四

圖

九共二百四十二加體數三分即坤之策二百四十有四

縱

八卦陽文十二故縱調亦十二八卦陰文十二故橫調亦十二陽文相連故縱調黃太姑蕤夷無大

橫

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黃

十二

陰陰陽 季陽陰 陽陰陰

四

陽陽陽 陽陽陽 陽陽陽

調

陽陽陽 陽陽陽 陽陽陽

合

陰陰陰 陰陰陰 陰陰陰

八

陽陽陽 陽陽陽 陽陽陽

卦

陽陽陽 陽陽陽 陽陽陽

之

陽爻相間故使圖黃太姑蕤夷無大

圖

夾仲林南應亦相間 皆自然與八卦相合

圖

皆自然與八卦相合

凡五六三三用四者四九四七二八用三者三九三三用二者二九二八用一者二九二八

縱調正音清音合天數十二有五圖
此區宮調立十八寸二分商調二十九寸一分角調
二十三寸五分田冬而漸少與曆自冬至卦自後臨
由少而漸多相合

黃九寸 大八寸七 太七寸九 夾六寸九 姑五寸七

太七寸九 夾六寸九 姑五寸七 仲四寸七 蕤三寸九

仲四寸七 蕤三寸九 夾二寸九 南一寸九 無

南一寸九 無 應合二 黃九寸

應合二 黃九寸

黃九寸

黃九寸

黃九寸

而漸多相合○其六清長多寡之序者反下者長為得
正故此 謹之君律

七宮 上音諸滿惟此十五明五
音多寡之數皆順次序

黃鍾宮黃鍾商大呂宮太簇宮姑洗羽

仲呂羽蕤賓徵蕤賓羽林鍾徵夷則角

下夷則徵南呂角無射商無射角應鍾商

下宮 下宮諸調惟此十五調五
音多寡之數皆順次序

黃鍾徵黃鍾羽太呂徵太簇商太簇徵

夾鍾角姑洗商姑洗角仲呂商蕤賓宮

蕤賓商林鍾宮夷則宮無射宮應鍾宮

圖

審音第九

如余說似當令字必如其音，令音必如其字，然後音正。而前代律皆不然。卽風雅頌亦不然。則又不知其何故之以也。

定律音○余嘗疑古樂調徒強名爲此律，而其實非此律。徒強名爲此音，而其實非此音。卽儀禮通傳樂譜如鹿鳴之我，有嘉賓首章，則我爲蕤，有爲林，嘉爲應，賓爲南，次章則我爲林，有爲南，嘉爲應，賓爲黃，卒章則我爲蕤，有爲南，嘉爲應，賓爲南，如魚麗之君子有酒，首章則君爲蕤，子爲林，有爲應，酒爲南，次章則

君爲蕤子爲林、有爲蕤、酒爲姑、三章則君爲蕤、子爲
姑、有爲林、酒爲南、設果屬周樂譜、又安能必此音即
此字、設此者非此字、此字非此音、又惡用此字譜爲
耶、皇極聲音之學、康節所得于其父天叟老人者、其
法雖未嘗不佳、然其以多良、千刀、妻、宮、心等八十二
字爲聲、以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等一百三十二字
爲音、則不無失之瑣屑、胡僧了義世多重之、然其以
見溪、羣、疑、等三十六字爲母、旣不能若康節之一百
二十五字可以知來、又不能若彼華嚴之二十四字
可以生一合二合、將安所用此、思謂月盡於十二律

盡於十二、即天地元會之大運亦不過盡於十二、黃
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十二字此即聲音字母
萬變之音可以此十二字包舉而盡乃康節必欲以
一百二十爲母胡僧必欲以三十六字爲母何其煩
耶今若不從劉韵而一奉 洪武正韵爲正以十七

陽十七養十七漾六藥

屬之

屬黃以十四歌十四哿

十四箇屬大

作清

以六昔七灰六解七賄六泰七隊

屬太以十五麻十六遮十五馬十六者十五禡十六

蔗屬夾以四魚五模四語五姥四御五暮屬始以一

東一董一宋一屋

東之入聲

屬仲以二支二紙二寘屬蕤

以八真二十侵八軫二十寢八震二十沁二質

真之入聲

入緝

侵之入聲

屬林以三齊三霽三霽屬夷以九寒十刪

十一先二十一覃二十三鹽九旱十產十一銑二十

一感二十二琰九翰十諫十二霰二十一勘二十二

豔三曷

寒之入聲

四轄

刪之入聲

五屑

先之入聲

九合

覃之入聲

十葉屬

南以十二蕭十三爻十九尤十二篠十三巧十九有

十二嘯十三效十九宥屬無

以蕭爻屬無元後說

以十八庚十

八梗十八敬七陌

庚之入聲

屬應則萬變之音聲此一十

二母已盡又安用三十六母爲耶夫造化有常變有

錯綜陽之爲黃仄之爲太麻之爲夾魚摸之爲姑東

之爲仲支之爲蕤齊之爲夷寒先之爲南此常體也
蕭尤本異韻而合之以爲一林應本同韻而分之以
爲二此則得之於造化之錯綜乃變體也麻遮疑若
一韻而正韻必分之以爲二魚模尤疑若一韻而正
韻必分之以爲三寒刪先單鹽疑若一韻而正韻必
分之以爲五何獨至於林應而疑之若謂寒刪先單
鹽乃五韻尚不過合之於一南真庚儂止三韻恐不
當反分之爲林應則同異分合之故此惟造化能知
之今黃大十律已無不音歸於字字歸於音而獨林
應以一音分爲二律此必毫厘千里有必不可合而

必不可不分者。彼造化已自剖判，而豈人所當置喙。是故知林應必二音無疑也。

高皇帝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進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於戲。大聖人之作爲，與度越尋常萬萬，自正韻作而了義所爲說遂不得行。今誠一從洪武正韻，被之於樂，愚不憂胡音之足以亂華矣。

正梵音

絃不七，不足以成五音。琴必七絃，自宓義已然矣。南風之詩，字不過十，有四律，不過用八第，取具五絃已。

足可用大呂解財用大簇風用仲呂蕤民用林鍾之
考以特用夷則南用南呂吾寧用無射溫用應鍾
此大舜燕琴膝間可奏。從容易簡。聊以見聖心之順
適。記所謂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正謂是耳。設奏於
郊廟。意必七絃。絃不七。即五音不備。不足以成樂。舜
琴五絃。而樂記謂之作。是七絃乃常制。而五絃則新
制。即舜亦不過偶一爲之。安可謂七絃。至武王始增
也。若天地之五音本七。而羲農可裁而爲五。羲農之
五音本五。而武王可增而爲七。則包犧之八卦。文何
以不增而爲九。神禹之九疇。箕何以不減而爲八。世
儒見樂記有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不達其作

字之意又見武王用七律伶州鳩有七列七同之說

而後世中琴皆七絃求其說而不得遂謬云周有七

律增琴爲七絃

淮南錄
言調注

而延壽京房康成輩求七音

不得遂猥以變宮變徵當之是何樂之不幸而此說

更千載猶然未去耶蘇夔李照陳暘欲去二變真吾

所願從游顧第言當去而不指言其所以爲非令天

下不服願天下萬世更思三子之言而幸無以爲罪

也

審琴音

東周而後新聲代變浮囂詭異之徒皆各以已意增

損先王之器故器變而後音變安知世所傳琴瑟鍾

磬果一皆先王舊制不耶不然太師之適齊少師之
入海彼何爲者也

琴說